

安知晓 著

ANZHIXIAO WORKS

一壶酒，一竿纶，世上如依有几人？

下
WANGPAI
CHONGFEI

王牌宠妃



隐忍以行的美人皇帝，
邪魅放浪的江湖杀手……
究竟哪个才是与她相约十世的良人？

巨神级作家安知晓
经典言情小说

五年期盼 实体首发 完美巨制 独家珍藏
随书附赠：唯美海报+精美书签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www.girlbook.cn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手机阅读

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

王牌宠妃

安知晓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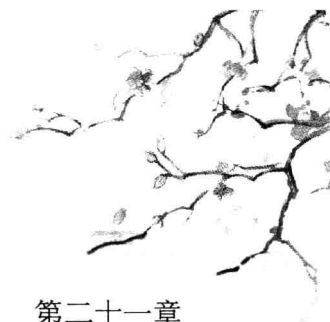
ANZHI XIAO WORKS

一壶酒 笑论，世上如浓有几人？

下 WANGPAI
CHONGFEI

常州大学图书馆藏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第二十一章

皇帝夺权，中宫被囚

夜里风急，雨点如黄豆一样噼里啪啦地落在池塘中，溅起一朵朵水花，扑打在残败的荷叶上，有一丝苍凉。

雨点疯狂地落在皇宫的屋檐上，一粒一粒，都听得极为清楚。汇聚在一起的水流顺着瓦片，慢慢地滑落。在琉璃宫灯的辉映下，雨珠更显苍白，像是女人绝望的泪水。

就在这样的夜晚，上天悄悄地夺走了一个没有机会出世的生命。御医们在明月殿里来来往往，一个个面色苍白。轩辕澈静静地坐在外殿，面无表情，眼中却转动着一股淡淡的旋涡，那是一种遗憾。御医说，孩子是保不住了，只能保住大人。不过，台阶太高，五个多月的身子本就很笨重，这一摔压到了子宫，皇贵妃这辈子再也无法生育了。

柳芷月平静地接受了无法生育的事实，心中无比悲伤。她想要陪着孩子去死的机会都没有，老天是不是太狠心了？要让她的孩子在黄泉路上孤独地走，他还那么小，会不会害怕？

太后冷酷地审问明月殿所有宫女这场意外的经过，毫不意外，都一口咬定是皇后把皇贵妃从台阶上推下来的。当时她们看到的也是皇后推了皇贵妃，柳芷月才会跌落台阶。

轩辕霄很平静，他知道柳芷雪的性子，虽然他们不是很亲近，但是，他知道她绝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不是因为她性子善良，而是因为，她是不会让

这个有一半机会成为她的王牌的骨肉出现一丝意外。她保护芷月安全生产尚来不及，又怎么会陷害于她。但是，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一个除掉柳芷雪的好机会。这么多年来，柳芷雪在宫里已经有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，他们一直找不到借口铲除之，这次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

于是，柳芷雪被禁足在雪瑶宫中，形同软禁，雪瑶宫顿时冷清如同废弃的冷宫。

“怎么这么不小心？”南舒文心疼地苛责，这样措手不及的突发事件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计划。

柳芷雪只是淡淡一笑，望着外边越下越大的雨，凄然道：“我想不到芷月做得这么决绝，从那样的高度摔下去，又有五个月的身子，她分明就是找死。这是我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的。一直以来，她都以自己为中心，这样的人不会舍弃自己的生命。或许，这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。芷月有一句话说对了，哀莫大于心死。那个孩子一定是卫明寒的，爹逼迫她打掉，芷月把所有的怨恨都转移到了我身上。她认为所有的不幸都是我一手造成的，她也因此对这个丑陋的世界感到绝望，所以她宁愿陪着孩子去死。只因她剩下的就只有这个孩子，如果这个孩子没有了，她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。怪只怪我之前没有仔细分析透彻。”

南舒文心中绞痛，疼得钻心刺骨，情不自禁地抱紧她，护在怀里。当初，如果不是他提议，她也不会独自面对这丑陋的一切。

“雪儿，你怪我吗？如果当初不是我……”

“舒文，别说了！这是我的宿命，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与你无关。”柳芷雪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，曾经这里是她最渴望的温暖，曾经以为他有能力帮助她脱离她的宿命，只可惜，人算始终不如天算。这些年，谁都在做表面功夫，把自己的情绪掩藏得很好。只是，每当出现一些烦恼，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她不免会涌起一股淡淡的失望，对他，也对自己。

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，她已经失去了方向。

她和轩辕澈交换的是她的自由，而今，她还能遵守和南舒文的那个约定吗？柳芷雪并不是很确定，曾经，她是那么认真地爱一个人，即使从未说出口，可她始终记得那叩动心弦的悸动。

然而，如今她的心里仿佛变得拥挤。

埋怨总是不知不觉地掩藏，一点一滴地占据着她的心灵。她也是女人，也会

有怨念和无奈。

南舒文看着自己空着的双手，抓不住她的气息，一种失去她的恐惧紧紧地扼住他的心，愧疚与悔恨淹没了他。或许当初的提议错了，雪儿的心被太多东西占据了，都是她放不开的。

感情、责任、压力……她累的时候，他从未出现在她身边，整整四年了。

“太后暂时还不敢对你怎样，今天先休息吧。”南舒文心情复杂地说，神色黯然地离开了雪瑶宫。

他一走就带走了整个屋子的温暖。雷雨中的宫殿，只有屋檐下昏黄的光线虚弱地射了进来，淡淡地打在地板上，显得空幽和沉静。

好安静的宫殿，安静得让人害怕。柳芷雪看着南舒文消失的方向，突然有种难以忍受的心疼，她很想哭。

正在这时，一杯热腾腾的茶放进了她的手里。柳芷雪一愣，抬头看到茉歌浅笑的脸，正示意她喝杯茶，暖暖胃。柳芷雪晚膳时什么都没有吃。

“谢谢！”柳芷雪一笑，示意她坐下。

“姐姐，这回你要怎么办？”茉歌担忧地看着她疲惫的脸，整件事早就传遍宫廷，皇后谋害皇子，只要轩辕澈下一道圣旨，柳芷雪便不再是轩辕的皇后。

废后，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。不管轩辕澈多么不愿意，这个皇后，柳芷雪肯定当不下去了。

柳芷雪轻轻地移了移茶杯，温热地烫着她的手心，很暖和，赶走了这秋夜的寒风。还是妹妹贴心。

“是关心姐姐，还是关系皇上？”柳芷雪促狭地笑问道。不是讽刺，不是责骂，只是想消遣一下自己的妹妹，好似很久没有看到她红着脸的娇羞样儿了。真是不争气，明明说了要出宫，明明告诫过她不许喜欢上澈，她还是那么义无反顾。在这雷雨夜，柳芷雪不禁想要打趣自己的妹妹。

谁知道茉歌一本正经地看着她，一丝娇羞样儿也没有，诚实地说：“我关心皇上，更关心姐姐。”

“絮儿，对于皇上和我们之间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”柳芷雪问她。皇上对她不设心防，所以应该和她说过一些事情。

茉歌摇摇头，诚实地说：“除了他的身世和他的目的，其他的，我并不知道。”

其实她唯一想要知道的是，轩辕澈和柳芷雪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是夫妻，还是朋友？

柳芷雪一愣，心莫名地被刺了一下，酸涩和苦闷交织在一起。她垂下眼眸以遮掩她眼底的情绪。这是她始料未及的，轩辕澈竟然会告诉芷絮他自己真正的身世，这倒是稀奇了。这件事她自己还是从南舒文的嘴里得知的，而南舒文是听香妃说的。这件事轩辕澈从未对别人提起过，竟然跟芷絮说了。原来他说的都是真的。

柳芷雪抬起头，深深地看着几乎自己一手带大却已经不甚熟悉的妹妹，心里似打翻了五味瓶。十年的交情比不上他们几个月的相处，说来还真是有些可悲。

茉歌见她神色似乎不对劲，担忧地问道：“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”

“没事，我想起以前一些事情来，有点感慨罢了。”柳芷雪一语带过，轻啜了一口茶。既然轩辕澈对她不设防，是不是代表着他真的已经打算让芷絮参与他的人生？

这让柳芷雪有些两难。她迟早有一天要出宫的，她也不想永远待在这个没有灵魂的宫殿里，可她走了却把自己的妹妹留下，又如何能放心？

“皇上是不是会废了姐姐？”茉歌忐忑不安地问道。

柳芷雪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这件事不像别的事那么容易了结，得看皇上要如何处理。”

宫灯明暗参半的灯光照在茉歌的脸上，映出她担忧的神情。柳芷雪深深地望着她的眼睛，说：“姐姐也不瞒你，皇上和舒文隐忍整整十年，就是希望能将柳氏一族一网打尽。边境战争最迟半年到一年就可以平息，到时卫明寒和青衣领兵回城，绕过四方城池从北地回京。明城、苏城、云城、四方城，这是轩辕十七座城池中防卫最强、兵力最强的城池，也是柳家驻兵的中心。但这四个城池有一个弱点。幼年时我和皇上下围棋的时候就发现一种很奇特的现象，只要在围城里的棋子，如果没有借助外力，来来去去只有两条出路。这是一座环城，也是围城，只有四方城和苏城是他们的出路，而这两个城，一南一北，只要北庭郡王和皇叔带兵从南北两地堵住四方城和苏城的出入口，相当于两边夹攻，除非有外援，否则，我们必胜无疑。爹一直认为掌握这四座城池就等于掐住轩辕的喉咙，殊不知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。这几年，舒文和皇上将秘密培养的军队扮成土匪在山头

驻军，规模已经不小，再加上卫明寒和青衣带回来的三分之一守军，足以对抗城中的保卫军。”

“卫明寒是皇上的人？”茉歌讶异地挑眉，显然有些震惊。一想到十年来他们秘密部署的一切，真的不能不让人佩服他们的隐忍和耐心。

柳芷雪摇摇头，笑道：“卫明寒不是，这也是……”顿了顿，她说：“正因为他不是，而你是他可以妥协的条件，所以你才会被卷入这场争权的血腥中。别说是爹，就连姐姐，在必要的时候，也会把你推出去，如果能让卫明寒为我所用。”

这样的话足以让人对她的亲情瞬间冻结，但是，茉歌没有，反而笑了。柳芷雪和风十一一样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残忍事实，不管是不是会伤到她，他们都会以实相告，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隐瞒，即使这样的事实很无情。

“如果能帮到他，我会尽我所能。但是，前提必须是在我愿意的尺度下。”如果要她像柳芷雪一样，连一生的幸福都可以牺牲，茉歌承认自己并没有那么伟大。

柳芷雪看着她，笑了笑，戏谑道：“不用这么认真，如果我为了交换卫明寒的军权而把你赐婚于他，皇上第一个就会杀了我，所以这一点你倒不用太担心。不到万不得已，姐姐不会让你和这些肮脏的事情扯在一起。”

茉歌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，不自然地转过头去，心中一直有个问题问不出口——到底她和轩辕澈是什么关系？如果是货真价实的夫妻，自己该如何面对？

算了，等到这一切平静下来，自己也可以平静下来想一想。

“姐姐，皇城的保卫军和皇宫的禁卫掌握在柳家的手里，难道没有办法扭转这局势吗？如果能够再度把皇宫禁军的大权拿回来，擒贼先擒王，先掌握了这里，动起手来也不会死太多的人。”茉歌说道。

柳芷雪摇摇头，“絮儿，你不太接触政权，有所不知。皇宫禁军和保卫军的大权向来都是柳家的人掌握，禁军大权一直在太后手里，我多次设法，也只是短暂掌权，还来不及有所行动就被收了回去。现在的禁军首领是柳安，是对太后忠心不二的一条狗，绝对不会为我所用。保卫军的右卫将军林寻是芷云的丈夫，我调查过他的底细，他是我爹的得意门生，所以，更不会为我所用。在太后不在的那段时间里，我只能勉强安插两个人在皇宫禁军里，而廖风最多就是一个副统领，皇上一直想打破这个局面。”

“有人知道廖风是你的人吗？”茉歌沉声问道。以她的谨慎，要在宫里安插心腹之人，那人的身份一定是绝对隐秘的。

柳芷雪摇摇头，这些年在安插探子的时候，都必须洗清底细才送进来，不然不出两天就会被人整死。

“难道不能杀了柳安让廖风取代吗？”茉歌又问。以凤十一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功夫，杀一个人不成问题。廖风是副统领，如果柳安一死，廖风就能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，这是茉歌目前能想到的最快也是最可行的办法。

柳芷雪摇头，好笑地说：“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血腥？杀人不是说杀就杀的，远在天边的太守，你可以一夜之间把他们全杀了取而代之，但，近在皇宫里的人若是无故死亡，特别是禁军统领，就会引起宫里的恐慌，甚至影响到京中百姓，所以，万万使不得。”

“柳安不用死，朕照样可以废了他。”轩辕澈清淡得听不出情绪的声音飘入殿内。

柳芷雪和茉歌对视一眼，茉歌问：“你有什么计划？”

轩辕澈神秘一笑，“此事不急，十年都等了，朕不在乎多等一段日子。”

佑轩十年的下半年，从皇贵妃落胎到皇后被幽禁，皇宫处在风声鹤唳中，不见彩衣，不见丝竹，只有灰蒙蒙的沉重。

雪瑶宫成了宫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晦气之地。

太后坚持要废后，欲以“皇后失德、善妒”之名废了柳芷雪，轩辕澈也答应了。只是因为边境尚有战事，皇城不宜有过大的动静，这件事只能暂缓，等到卫明寒班师还朝之日，是柳芷雪被废之时。太后也因此同意，毕竟内斗的前提是建立在安外的基础上。

为了安抚柳芷月，轩辕澈御赐了很多东西，南海珍珠、麒麟玉佩、千年灵参等……毫无疑问，柳芷月成为下一任轩辕皇后的热门人选。所以，明月殿门庭若市。

十二月二十日，轩辕下起一场鹅毛大雪，纷纷扬扬地洒了一地。院子里的梅花芬芳宜人，狂风大作，花雨连绵，依然是宫里的一大胜景。但是，今年的景致就显得清冷很多。

一大早起来，听春儿说下雪了，茉歌兴冲冲地跑出房门。雪花已经在地上铺

了很厚很厚的一层，一脚踩上去，软软的，冰冰的，很舒服。站在梅林中，闻着花香，赏着雪景，自然而然就想到，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不知不觉中，她吟诗出口。

“没想到茉歌满腹锦绣。”熟悉得有些陌生的声音随着风雪飘来，茉歌惊讶地偏过头去，只见轩辕澈站在梅林中，披着白色的大氅，整个人更透出无法言说的魅力，宛如谪仙。

她已有段日子不曾见过他了，皇后被幽禁在雪瑶宫，门庭冷落。茉歌一心想陪着柳芷雪，并没有去清莲殿，她不知道以什么样的心情面对轩辕澈，索性避而不见。

突然见他出现在梅林中，茉歌有些恍惚，被压下的思念涌上来，她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一时看着他出了神。轩辕澈缓缓地走到她面前，风吹梅花香，气氛被渲染得暧昧。茉歌低下头去，不敢看他的眼睛，轩辕澈的眼睛总是太清澈，仿佛能看穿她所有的心事。

“最近过得好吗？”轩辕澈问。

茉歌点头，“多谢皇上惦记，臣妹过得很好。”

轩辕澈折了一枝梅花，就这么突兀地递到她眼前。茉歌凝视着他，接也不是，不接也不是，轩辕澈问：“冬天苦寒，花朵甚少，只有梅花耐得住寒冷和寂寞，若是我送你一枝梅花，你会接吗？”

茉歌突然想起，她告诉过轩辕澈，一个人若是送花给异性，就代表喜欢。本以为轩辕澈会当成玩笑话，从不曾想过轩辕澈会认真。她随即苦笑，或许自己想多了，轩辕澈送花给自己，也未必就是自己以为的意思，不过是顺手折一枝梅而已。

茉歌缓缓地说：“花开在枝头，灿烂一季，若是摘下来，不过数日便会枯萎。皇上不如让花朵盛放在枝头，免得辜负如此美景。”

“茉歌……”

轩辕澈眉心微微一拧，茉歌又道：“皇上是来找姐姐的吧，臣妹这就去告诉姐姐。”

她说罢转身想离开，轩辕澈伸手握住她的手，轻轻一带，拽入怀中。她一阵慌乱，鼻尖几乎碰上他大氅上的皮毛，轩辕澈把那一枝梅花放到她的手里。

“别去惊动皇后，朕只是过来见一见你。”轩辕澈说得很认真。茉歌不禁握

紧了手中的梅花。他就近在眼前，可她却觉得他们距离很遥远，遥远到他的气息如此冰冷和模糊，让她看不到未来。

轩辕澈抬头拂去她头上的雪花，柔声道：“天气冷，别在外面待太久。”

说完，他就悄悄地离开了雪瑶宫，仿佛从不曾来过。茉歌怔怔地看着手中的一枝梅，轩辕澈究竟是来做什么？只是为了过来看她一眼、送一枝花吗？

雪花越下越大，茉歌仰头，看着白茫茫的天空，心思飘远。轩辕澈真是难懂，她和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，竟然发现并不那么了解他。

柳芷雪被幽禁，雪瑶宫的宫女太监被调度，只剩下婉儿和春儿，还有两个外殿的宫女，其余人或自愿或被强制调走，人情冷暖最能在宫中体现。自古雪中送炭的少，锦上添花的多，柳芷雪失势，太后和柳芷月掌控了整个后宫。

所幸的是，她们也没有为难雪瑶宫，吃穿用度虽不能和过去比，但也送得及时，至少吃得饱、住得舒服。雪瑶宫本就有个小厨房，柳芷雪的后位仍没被废，用度都不能差太多。

茉歌闲来无事就和春儿、婉儿鼓捣吃的。这天正好是除夕夜，天气太冷，最适合吃火锅。柳芷雪、婉儿和春儿等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火锅，茉歌便让婉儿和春儿准备材料，打算好好地露一手。

柳芷雪问：“絮儿，你会厨艺？”

她记得玲珑自幼伺候柳芷絮，她虽然不受宠，却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，连糖和盐都分不清楚的。茉歌已真心把柳芷雪当姐姐，爽快地说：“姐姐，我厨艺好着呢，而且，火锅不需要什么厨艺。”

柳芷雪将信将疑，茉歌笑咪咪的，十分愉快地开始准备吃食。轩辕居北地，冬天酷寒且又偏长，口味偏重偏辣，柳芷雪和婉儿春儿都能吃辣，茉歌就准备了麻辣锅底，宫中食材全，并没有花费多长时间，没多久就端上来，几个人围着桌子等着汤沸腾。柳芷雪看着红彤彤的汤底，有点发憊。

婉儿和春儿起初不敢和她们同桌吃饭，毕竟主仆有别，感情再好也不能失了规矩。茉歌不在乎虚礼，说：“火锅就是人多才好吃，冷清清地吃就没有意思了。”

柳芷雪缓缓道：“絮儿都这么说了，你们就别拘谨了。”

两丫头这才敢坐下来，几人边聊天边等着。多数是茉歌在说，她健谈，又幽

默风趣，婉儿和春儿都很喜欢听茉歌天南地北地聊。柳芷雪原本很诧异，不知道她如今为何如此博学多才，却也早就见怪不怪，懒得去寻思了。

难得有这么清静的除夕夜，几个人安安静静地过年也是一件乐事。柳芷雪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倒感到很新鲜。茉歌最能讨她欢心，婉儿又自幼跟在柳芷雪身边，较之春儿，并没那么拘谨，气氛极好。

“好辣，九小姐，你放了多少辣椒？”婉儿辣得直喝水。

“就是辣才爽快。”

茉歌把弄好的果汁放到柳芷雪面前，又放了冰块进去，柳芷雪道：“又是冷又是热，这么吃会闹肚子的。”

“可这样吃很爽啊。”茉歌笑咪咪地说。柳芷雪摇摇头，只好随了茉歌。

茉歌又到小厨房弄了一些烧烤端上来，香气宜人，婉儿和春儿都赞茉歌手巧。一边吃烧烤，一边吃火锅，茉歌和春儿还抢着自己喜欢的食物，闹出了不少笑话。

门口的守卫听到雪瑶宫里传来的笑声，十分诧异，仿佛听到柳芷雪的笑声，他们更为疑惑。

吃完火锅，休息片刻，几人到院子里堆雪人玩。婉儿、春儿和茉歌玩得很愉快，柳芷雪在长廊上笑看着她们玩耍，并没有参与进来。

轩辕澈的龙辇从雪瑶宫经过，听到雪瑶宫里传来的笑声，微微扬起唇角。风雪很大，却依稀能听到他熟悉的声音。在这样的寒冬，听到她的笑声，他的心情仿佛也变得轻快许多了。

果然，有她的地方，真是热闹。雪瑶宫人不多，却把除夕过得有声有色，想必是她的功劳。轩辕澈不由得有些羡慕柳芷雪，若是茉歌能有一分心思在他身上，或许他也能享受到快乐。

宫中家宴，皇后没有赴约，轩辕澈坐在龙椅上也显得兴致缺缺，下面全是虚情假意，他也虚情假意以对，找不到一分真实。

除夕后，宫中一直忙着各种各样的宴会，家宴、宴请大臣，祭天、祭先祖……雪瑶宫也忙得很，茉歌鬼点子最多，柳芷雪见她每天都那么开心，忍不住笑问：“你怎么一点烦恼都没有？”

“有吃有喝有住，我能有什么烦恼？姐姐，我们总要自己找乐子嘛，不然生活多没意思。”茉歌理直气壮地说。柳芷雪不赞同，却又觉得有几分道理。

初三祭祖，茉歌看到轩辕澈的龙辇从雪瑶宫经过，忍不住悻悻地想，不知道轩辕澈在拜祭先祖的时候，轩辕的祖先有没有心惊肉跳的感觉。她有段日子没走出雪瑶宫了，也不知道外面变成什么样子了，雪瑶宫倒像是世外桃源。

十五元宵节，宫中依然热闹。茉歌本以为会见到轩辕澈，存心在梅林里等着他。可惜，轩辕澈并没有来，茉歌心里有一丝淡淡的失落。

佑轩十一年正月十五，轩辕帝为了给边境的战士们祈福，亲自率领满朝文武大臣去宁安寺朝拜。宁安寺是皇家寺院，通常只会有大事发生的时候，皇家才会来祈福。

轩辕澈登基以来，第二次出宫祈福，上一次祈福是他登基之时，时隔十一年。所以，这次出行十分隆重。随行的大臣们，不管愿不愿意，都要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。

其实，很多大臣都不理解，皇上为什么挑在除夕夜宣布正月十五要来祈福？好多大臣心底都有了个疑问：这位一向待在宫门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、只对雕玉有兴致的皇帝，为什么突然有了兴致要来为将士祈福？

不过君心难测，天子有兴致要出宫祈福，做臣子的当然就只有相陪的份儿。除了染了风寒不能来的轩辕霄，所有的大臣都到了。

轩辕澈独自上了祭台，这是他第二次站在这么高的地方。这里，从来没有人陪着，风雨交加，他一个人直挺挺地站在上头，迎风而立。

柳靖和南舒文领着王公大臣们在台阶上跪成两排，以官位高低排列，这两排仿佛也揭露了朝中的水火不容的形势。

南舒文微微抬头看着站在祭台顶端的轩辕澈，心疼难忍，那么单薄的身子站在寒风中一动也不动，空荡荡的，像是就会风被吹走一般，更像是欲乘风归去的谪仙。他自小陪着轩辕澈长大，看着他从一个淳厚的孩子变成温雅的少年，亲眼看着他脸上纯粹干净得像溪水的笑容变得越来越淡。他把自己的心事完全藏进任何人都无法触摸的心底，从未让它们见过阳光。

南舒文敢说，自己是这个世界上轩辕澈最信任的人。可就连自己，也触不到轩辕澈的心底，那里有着轩辕澈从未对人言说的痛苦和寂寞。

十几年了，一切都该结束了。

这样的等待太漫长，漫长到能够磨去任何一个人所有的耐性与锋芒。如果不

是为了轩辕澈，如果不是因为柳芷雪在宫里，南舒文早就失去了耐性。

轩辕澈脸色苍白，但他的眼眸却很清亮，含着一种与天地抗争的决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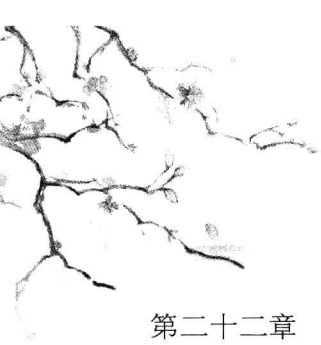
他猛然转身，眯起狭长的凤眸，冷冽地扫视那片白茫茫的大地，扫视他脚下的轩辕国土。

柳靖完全被此时的轩辕澈惊呆了，这个他自小就不放在眼里的儿皇帝，如今竟然在他身上看到了先帝君临天下的气势。

只见轩辕澈高高在上，风轻云淡，却威仪万千，俯视着如蝼蚁般的他们。

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轩辕澈缓缓一笑，揭开轩辕皇权独立的开端。



第二十二章

声东击西

风雪咆哮，天地苍茫。

轩辕澈慢慢地从祭坛上走下来，柳靖和南舒文率领文武百官起身，跟随其后鱼贯而出，走下祭坛。大臣们坐上轿子各自回府，轩辕澈由柳安率领禁军护送回宫。

南舒文临行时千叮咛万嘱咐，命令他们多加小心、仔细护驾。柳安心高气傲，以为南舒文不信任禁军，几乎发生口角。南舒文冷哼离去，轩辕澈唇角掠过一抹诡异莫测的弧度，坐上了龙辇。

一路平安抵达京城，轩辕澈的龙辇刚刚经过玄武大街。这是皇城的一条主干道，冰天雪地，天气酷寒，街上却围着许多想一睹皇上风采的百姓。突然，一队蒙面黑衣人从玄武大街两侧跃出，挥刀刺向轩辕澈的龙辇。

“护驾！”柳安大喊一声，声音急促。

禁军纷纷拔起刀剑，紧紧地围起龙辇，护住轩辕澈。围观的百姓一哄而散，场面顿乱。

漫天雪花飞舞，十几个黑衣蒙面人踏雪而来，出手如闪电，剑起刀落，血红染遍雪地，直逼龙辇。他们如一群索命阎罗，鬼魅般刺向轩辕澈。

柳安大惊失色，狂喊着“护驾”。

轩辕澈被迫出了龙辇，一队禁军精英围上来挡在他面前。禁军们都在奋力杀敌、保护轩辕澈，无暇注意他的脸色，所以，没人看见他唇角似笑非笑，如同看

戏一般，看着这场厮杀。

他身边的人一层一层地减少，听见的只有闷哼声，嗅到的只有一丝夹着雪的清冷的血腥之气。柳安大惊，若是皇上有个闪失，他也死定了。因此，他更加拼命搏杀，希望援军能及时赶到。

轩辕澈身边的人越来越少，禁军的尸体越来越多，谁都知道。轩辕皇帝除了雕玉没别的爱好，身娇体贵，从不习武，最多也就会些骑射，并没什么身手。

黑衣人出手狠辣，柳安急得冷汗直流。忽听轩辕澈闷哼一声，鲜血染红了雪白的大氅。他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只冷笑着看着手臂上的伤口。

“皇上！”柳安大吼，长剑挑开刺伤轩辕澈的黑衣人。那人武功不弱，两人缠斗起来。玄武大街离皇宫并不远，皇上遇到刺杀，早就有人回禀，援军来得也算及时，黑衣人见有援兵到，立即迅速撤离。这场刺杀，禁军死伤无数，刺客两人死亡，无人被擒。

林寻带着援兵跪在轩辕澈脚下，“臣等救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”

禁军跪了一地，都在请求恕罪。

柳安心惊肉跳地看着鲜血顺着这位真龙天子的手指滴下，跪在地上的身体颤抖不止。

“恕罪？”轩辕澈挑眉一笑，“若不是林大人及时赶来，恐怕就得到黄泉求朕恕罪了。刺客有死伤的吗？”

轩辕澈在朝臣中是出了名的好脾气，从不动怒。今天遇到刺杀，他手臂受伤，仿佛没知觉，依然笑得那么从容，一如往常。

“回皇上，有两人当场毙命。”柳安诚惶诚恐地回答。

轩辕澈总算有了天子之怒，冷声道：“交给刑部，好好儿调查，查不出来，提头来见。”

“遵旨！”

皇上遇刺一事在前朝后宫炸开了锅。死在现场的黑衣人之一右手绑着一条红丝带，腰间佩着一块足以让某些人窒息的令牌。他似是首领，是被一剑毙命的，那块令牌，赫然写着一个“霄”字。

柳靖一党几乎立刻嗅到了阴谋的味道，却无从反驳，毕竟铁证如山。卧病在床的轩辕霄听到消息，一手紧紧地握住床帏，吓得服侍他的宫女们都匆忙跪下，

而报告消息的柳安更是抖得如风中落叶。

轩辕霄怒道：“本王从未动过刺杀皇上的念头，你们胡说什么？”随即吩咐，“去查，定是南舒文陷害本王。”

“皇上已把这件事交给刑部调查。王爷，这件事情对我们很不利。”柳安回禀得小心翼翼，“相爷的意思是，您无须理会，也无须回应，他和太后自会处理。”

轩辕霄几乎咬碎了牙齿，恨恨道：“南舒文真是狡猾，他是怎么拿到本王令牌的？”

上一次太后派人刺杀茉歌，令牌就不见踪影了。他担心这块令牌迟早会惹事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事。那块令牌只有茉歌和那个戴着面具的男子知道，是谁出卖了他？

一想到此事和茉歌有关系，轩辕霄心中极为不舒服，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。

乾阳宫。

轩辕澈伤得并不重，血流得多，却没伤到骨头。林子淮已提升为皇上的专属御医，轩辕澈一回到宫中，他便提着药箱匆匆赶来。

包扎得很顺利，林子淮又向皇上身边的贴身宫女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。轩辕澈示意宫女退下，他有话要问御医，宫女们顺从地退出乾阳宫。

“臣等请皇上恕罪！”林子淮猛然跪地，因为这一剑是他刺的。奉命刺杀皇上，又要伤得不轻不重，这样的任务非常棘手。

轩辕澈挑眉，貌似很孱弱地倚在床头，淡淡地笑道：“你刺了朕一剑，还得为朕包扎，费心费力，何罪之有？起来吧，朕亲爱的母后到了。”

林子淮赶紧从地上起来，心中疑惑一点声音也没有，皇上如何知道太后来了？他站了好一会儿，太后才走入乾阳宫。

太后仍然珠光宝气，威严和贵气并存，板着脸。她的眼神锐利如尖刀，眼中、脸上，都寻不到一丝一毫对受伤儿子的关怀。

林子淮跪下给太后请安，太后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径直走到轩辕澈床前。

“天气这么冷，母后怎么来了？”皇帝的声音虚弱无比，唇色也苍白如纸，看起来的确像是受了惊吓，也受了伤。林子淮心想，晴天总说茉歌会演戏，啧

嘖，她是没见识到轩辕皇帝的演戏多逼真，若是见着，她就该知道，茉歌那点伎俩在轩辕澈面前根本拿不出手。

“你想要如何？”太后直截了当地问，连表面的功夫都懒得做。她对他，疼爱不起来，甚至更多是厌恶和痛恨。

苍白的脸上掩盖了一层讽刺的笑容，轩辕澈不解地问道：“母后所说何事？儿臣刚刚回宫，难道宫里出了什么大事？”

太后压下她心中的怒气，就差没有一巴掌甩到他脸上，打掉这一层虚伪的面具了。她沉声问：“今天的刺杀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母后若想知道，恐怕要等上一段时间，刑部今天才开始查，应该没那么快水落石出。母后若想知道这件事的始末，恐怕得派人和刑部尚书说一声，龚守望会随时向您报告进展。”轩辕澈温和地说，标准的孝顺儿子的脸孔。

她越是生气，轩辕澈越是温和、越是表现得孝顺。

“是不是你派人主使嫁祸给霄儿？”太后开门见山问。

轩辕澈好脾气地道：“母后，这件事在儿臣面前说说也就算了，若是出去说，没有证据，母后该如何收场？去年皇弟出宫遇刺，人人都说是儿臣所为。如今儿臣遇刺，母后怎么也是儿臣所为？皇弟出了事是儿臣策划，儿臣出了事也是儿臣策划。母后，这算什么逻辑？”

“轩辕澈！”太后气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，去年和如今这事能比吗？去年的刺杀无凭无据，只能不了了之。如今的刺杀，一块令牌，证据确凿，在刑部没有查清事实之前，轩辕霄属于嫌疑犯人，必须被关进大牢。她气得浑身发抖，刑部一天查不出事实真相，轩辕霄就得多受一天牢狱之苦，这是太后最不愿意看到的。

不仅如此，轩辕霄所有的职务在调查期间必须移交，等同于把手中的权力也移交了。这一招，实在够狠！

“哀家不会让你得逞的。”她恨恨地抛下这句话，一拂袖，出了乾阳宫。

“皇上，要不要属下再去部署一下，让这件案子更加难以调查？”林子淮问道。

轩辕澈摇摇头，阴鸷的眸中闪过狠厉之色，随即脸上浮现笃定的浅笑，道：“声东击西罢了，朕的目的不是轩辕霄，而是柳安。”

林子淮并不明白，轩辕澈也不多说，曹林忽然来报，“皇上，九小姐求见。”